

第一章

地球的困惑与人类的呐喊

第一章 地球的困惑与人类的呐喊

土地 —— 人类的母亲

如果有谁问，
世界上什么最美丽？
我肯定地说，
土地，土地，除了土地还是土地！
美丽朴实无华，
无声无息。
就像含苞的蓓蕾深藏娇艳，
青涩的果子饱含甜蜜。
准确地说土地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是一群吞食泥土的孩子。
那水是土地流淌的血液，
粮食是土地鲜嫩的肌体，
就连那熬粥的沙锅，
也由泥土铸成，
盛饭的青花大碗也由泥土烧制。
而土地静静地躺在我们脚下，
任其撕扯蹂躏，

深入她的某一部位又抬脚远去
当我们再也不能动弹的时候，
又总是柔柔地覆盖我们，
像一条温暖的被子……

——一位诗人

人体——地球的一个器官

地球，是人类的母亲；人体，是地球母亲身上的肉团。

我们现在说，地球像个皮球，是个不停地转动着的圆体，这是极普通的常识，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清楚。可当初，人类还处于蒙昧无知的远古时代时，对地球却是陌生的。关于它的脾气，它的形状，它的用途，谁也说不清。

哥白尼的大脑仿佛特别大，特别灵，能先知先觉，是他率先提出了天体运行的“日心说”理论，指出地球是一个绕自转轴自转并绕太阳公转的行星。这一科学论断遭到教会的反对。他们怎么不气恼呢？神父的迷人法术被冲破，他们的根基被动摇了，他们自然会怒发冲冠。但是，他们的反对是徒劳的，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不但以简单完美的形式吸引了天文学家的注意，更由于他冲破了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念而引起了一场伟大的“哥白尼革命”。

其实，早在哥白尼之前一千多年，中国的荀子已经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论点。在荀子看来，天体有着周而复始的运行轨道，有轨迹，有规律。因此，作为地球的附属物——人，他们与地球有着母子关系。那么，人的造型与

地球的造型有没有相似之处呢？

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着对称规律。就是说，物体有一个纵横相对的坐标结构。就地球而言，它的坐标结构是以子午线和赤道线构成的。

也许，你未曾想到，人体的结构也有纵横坐标，而且是个圆体。人体形成的最早细胞是个圆形，不必多言。在母亲生长、发育，直至呱呱坠地，整个身躯像个肉疙瘩。那仅仅是就外观而论。

倘若你伸开双臂，不难发现，臂与相垂直的躯干，正好组成个“十”字，一个标准的纵横坐标，而且纵横的长度大致相等。

说人体像个圆，自然就得有个圆心，人的“心脏”部位就是个圆心，中心。人体的活动，无不围绕着这个中心运转。

多么有趣啊！人体内血液的循环、脉搏的跳动，宛如舞厅的霓虹灯，有着自身强烈的节奏感，有着它自身的规律，从动脉流向全身，又从静脉流回心脏，那也是一个圆，一个运行流动的循环体。

多么奇妙啊！倘若要从血液的社会学来分析，不同的血型，表现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维。如果按医生的表示方法，即用符号形式表示，可以分为四种：A型是“|”，B型是“-”，O型是“O”，AB型是“X”。四种符号如果组成一幅图，放在一个平面上，正好是“⊗”形。图内的线条恰似地球的经线和纬线。

这图案，用于医学，是一幅示意图。图内总体构成中的纵横坐标结构，又是以A型、B型为主体。

请别惊讶！这是科学，绝非邪说，绝非牵强附会，一切

运转都与当初兰斯坦纳所开创的血型自然学的原理相同。

古往今来，科学家在发现人体是个圆形的同时，还发现组成人体的各种“零部件”无不是个圆，头、眼、鼻、嘴不必多说，其他器官也是如此。

于是，一位西方学者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人体是地球的一个器官。

于是，人与大自然，以及一种察不透的精神便一同融合了。

于是，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繁衍和发展，便和地球难分难舍，血肉相连，没有地球也就没有生命，没有土地也就没有人类！

然而，人类似乎并不理解地球的苦衷和难处，而且还以无情的面孔对待自己赖以生存的母体！

目前，世界不少觉醒的人们都在大声疾呼：拯救地球！“世界地球日”的活动波及五大洲。地球究竟怎么了？它关系着人类每一分子，关系着我们子孙万代，我们就不能不认真来思考它所面临的问题。

“圈地风”在蔓延

走出城区，抬眼望去，只见一处处围墙高筑，一片片沃土杂草丛生，长期荒芜。看着这种景况，谁能不感到痛心？可怕的是：这种景况不止一处有，而是处处有，正呈蔓延之势，从城市近郊渐渐向外扩展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块又一块良田被吞噬。如此下去，粮食从哪里来？人类又靠什么来活命？

不能不令人忧心啊！也不能不使人为此大声疾呼啊！

作为一位记者，一位共和国的公民，我当然不能沉默。一个阴云密布的上午，我走进成都永兴巷四川省国土局所在的大楼，在五楼找到了该局的戴世荣同志。

这位头顶已挂雪花，成天摇着笔杆儿的中年汉子，是位“土地通”。四年来，他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走乡串户，了解全省土地占用情况，掌握了大批材料。提起“圈地风”，他就深恶痛绝，满腔怒火。

“我省的空闲地到底有多少？目前，很难拿出准确的统计资料，一则眼下‘圈地风’有令不止，二则圈后不用，也不让别人用，千方百计要保护既得的土地。他们怕‘政策变’，就是怕得而复失，前功尽弃，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封锁起来，长期与政府抗争。”

他的声音略显低沉，似乎有什么难言之苦。末了，他又报出一串令人震惊的数字：乐山、内江、广元等十余个地区，空闲地多达 13800 亩。若按一亩养活三五个人，这些土地可养活十万八万人。

地处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市，已征缓建的现象特别突出，全市总共有 3700 亩良田好地搁置一边睡大觉。有一个小小的矿务部门，财大气粗，人际关系好，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权力加优势，在滔滔金沙江畔，围起一大片土地，700 多亩啊！长江源头，地连着山，山连着天，可耕地奇缺，沿江的沃土寥寥无几，而这个区区小局，咽喉一张，便吞食了大片可耕地。

重庆，是人们立足都难找到个地方的山城。在那里土地比黄金还贵！在狭长的嘉陵江边上，一家大企业征地 180 亩，整整闲置 10 年。还有一家军工厂，征地 1200 亩，至今未动，成为老鼠繁殖的天堂。

还有一桩奇事。某国防厂，在山上隐居了数年，现在要下山见“世面”，决定迁到成都过几天体面舒心的日子。因为他们有过功，国土部门便把这家大企业安排在龙泉山工业区。应该说是特殊照顾了。可他们一听却火了：

“哼，我们的命孬，刚把肩上的‘山’卸下来，又在头上压一匹‘山’，不干！”他们仿佛像报端曾登过的那位得“疝气”的青年一样，把“疝”字错读成“癌”字，吓昏死了。他们不愿来，还扔了一句话：“那我们就迁皖北。”

成都附近的几个县闻讯后都争相邀请，投标的结果，新都县以最优惠的条件，把该厂夺了过去，占去良田 300 亩。地到了手，却无钱兴建，只好把大部分土地闲置起来。

在成都平原的尽头，摩天岭下，有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那便是蜀中美酒“剑南春”的故乡。这里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寸土寸金。近几年，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一哄而起，占用了大量土地。几经折腾，有的胜了，有的倒了，倒了的人散地废，被闲置的土地竟达四百多亩。

这里列举的，仅仅是几个例子。从全省范围来看，其严重程度就更加触目惊心！1990 年，国土部门对重庆市做过一次调查，仅 95 个单位，就占地 5600 亩，占而不用，长期闲置，是荒废三年还是五年，谁也不知道。

谈到此事，办公室的同志立即轰动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无不表示义愤。

“记者同志，希望新闻界支持，呐喊！事情迫在眉睫，不呼吁咋得了？”大家渴望社会的支持，渴望舆论的谴责！我那不平静的心，又加重了许多砝码。

有人算了一笔帐，全省各项非农业建设，每年占用耕地和非耕地为 20 万亩，如果 14% 被闲置，就有 3 万亩土

地被浪费。耕地和非耕地对半开，按单产 500 公斤计，一年就会损失粮食 750 万公斤。

对国家不利，对社会不利，对农民不利！

在征地问题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心中无大局，丝毫不顾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一味“穷讲究”。在新建或扩建工程中，“八”字还没有一撇，就盲目追求大工厂、大企业，异想天开搞什么“花园式”、“别墅式”、“宫殿式”……一亩能办的厂，想征三亩；三亩能办的厂，想征九亩。总之多多益善。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不觉得羞耻，但如果没有五亩三亩来搞“喷水池”、“金鱼池”之类，他们却会大为不安。

这是私心在作怪，这是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这些同志至少是缺乏基本的国情、省情观念。既可怜，又可憎！

中国人有句俗话：瘦狗拉屎——强挣。

许多单位的头头，看见别人修房造屋，垂涎三尺，急急忙忙策划、筹措、贷款。可怜巴巴地凑起一笔钱，或征了地没钱买材料或买了材料没钱施工……一年、二年、三年……人拖累了，群众闹烦了，只好让土地生蛆。

乡镇企业占用土地更方便。土地就在他们的脚下，腿一抬，便占山为王，不需费多大唇舌，十亩八亩的地便到手了。摊子铺开，而又无力驾驭，就随意将大片土地用来堆放杂物，或出租赚钱，或喂牛养马，或繁殖鸡鸭鹅兔。

瞎子见钱眼开。在改革开放中，一些单位没有实体和赚钱的能力，他们向往钞票，企图找个能下“金蛋”的地方，于是便想到土地。地处城郊的地，不是金口岸，也算银口岸，只要有了地皮，再盖上房子，一夜之间，大把大把的钞票便上手了。这些年，城市人口、流动人口急剧增

长，搞得城市如同蚂蚁窝，有房还怕变不了钱？

在成都，有那么一个单位的头，脑壳“烂”，鬼点子一串串。他指使基建科，花了8万元在成都市郊征得一亩地，计划可修7层楼的商品房2800平方米，加上修建费不过花85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按800元计，可卖224万元。或者出租，要不了几年便可以成为“房老板”。然而运气不佳，刚征了地就碰上基建压缩，一圈三四年没解冻。

人贱地残，土地荒废。啊，不幸的大地！

土地，死者与生者在“争夺”

张白清一夜没合眼，窸窸窣窣地折腾到天明。

张白清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其父不幸患了食道癌。父亲在病中时，他的眼泪就已经流干了。在父亲咽气的那一瞬间，叫他不安的不是父亲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如何逃脱可怕的火化，为死去的父亲领回一副完整的尸骨。这也是老人家惟一的遗愿。

他排行老大，这件事，只有他主宰了。他急如星火，此刻仿佛听见父亲在病中呻吟：“白清呀，我死了，一定把尸骨送回老家，埋在西山坡那片树林里……”

几十年来，父亲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养活了他们兄妹五人。他对父亲的大恩大德铭刻在心。早些时候，他在本县信用社当会计。他总是向往大城市，总觉得在山旮旯里成不了大气候。改革开放以来，他三窜两窜，搞了一张“留职停薪”的证明，进了成都市，在锦江汽车厂当秘书。很快，又把老婆孩子母亲父亲一大家子从山旮旯接到城里，过起现代都市的生活。殊不知，父命不长，好时光没

过到两个春秋便咽了气。

从大城市运走遗体，要冒极大的风险，轻则罚款、记过，重则开除党籍。真可怕，倘若如此，他一生就完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张老大原是一个诚实人，然而，当他第一回使出十八般武艺，编织谎言，骗到一张盖有十来个大红印章的“留职停薪”证明时，他犹如阿里巴巴发现金库一般高兴。因为他通过这件事，发现了自己的智商。

如何让父亲逃脱进“高烟囱”这一难关呢？

迫在眉睫！此时此刻，这位共产党员再也顾不上“清规戒律”，他斗胆昧着良心，帮死人骗活人。这一回，他的骗术，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一招，要骗过户籍的眼睛；第二招，要疏通火葬场的司炉工。

天，已近黄昏，张老大在医院办完手续，佩带上黑纱，恭恭敬敬将父亲的遗体抬上灵车，向火葬场急驰而去。与此同时，他派了一辆面包车让弟妹们呼呼啦啦、哭哭啼啼也上了车。

车向北驶去。行至汽车厂门前，便兵分两路：一辆载着遗体的车向绵阳方向疾驰而去；另一辆车拐进车间，在车间的尽头抬出了一具用木料和石膏制成的“木乃伊”。那脸形，那身架，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

不多时，小车开进火葬场，把“遗体”送进了高烟囱……返回市区后，张白清拿着“火化单”，望着骨灰盒，舒了一口气。骨灰盒下面装着一些泥土，上面覆盖上白色骨灰，那骨灰是他向火葬场讨的“下脚料”。

当晚，张白清在车间里，放好“骨灰”盒，设下“灵

堂”。并请来三朋四友，还有派出所的户籍、街道办事处的人，热热闹闹，为父亲举行葬礼。张家老大又当着大家的面，痛哭流涕地表演了一番。

他父亲的遗体却完完整整埋在了那片林子里。占了大片土地。

至今，张白清想起来，不禁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聪明”过人。多可悲呀！

土地，死者在向生者“争夺”！

就在成都郊外的一些丘陵地带，也不难发现坟墓在悄悄垒起，“馒头包”一个接一个，一片又一片。这情况，当然不止此一处才有，在全川屡见不鲜，在全国许多地区也屡见不鲜。近年来，由于忽视了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唯心主义便乘虚而入，以致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各种迷信活动越来越猖獗，使得活人失去了主心骨，把自己的命运系在死人身上，乞求死人庇佑。

于是，阴阳先生、端公道士、神汉、巫婆纷纷出笼，重操旧业。端公道士俨然以“阎王爷”的派员自居，为死者进地狱开通行证，给活者灌“迷魂剂”。在巴山蜀水，他们编造许多邪说，专门欺骗文盲和科盲。有的竟然声称，如果死者生前是“农二哥”，今生今世积德行善、孝敬父亲，到“地府”便可“农转非”，审批权就在端公道士手中哩。自贡市农村还出现了以阴阳、道士为主的丧葬专业户。这支别动队走乡串户，利用各种邪说，把丧葬排场越搞越大。

丧葬陋习的泛滥，使得人地矛盾一天天加剧。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9年我国死亡人数650万，其中火化的仅180万，有470万人实行土葬，占用可耕地进行土葬

的高达 370 万人。若以每座坟头占地 0.2 亩计算，每年就将损失近百万亩土地，比塞舌尔整个国家的面积还要多。

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土地在一天天被吞噬，人类的生命圈在缩小，而丧葬陋习导致的乱占耕地的势头还有增无减！

我省农村占用田土葬死人的现象，也相当严重。1989 年，内江市死亡 5.5 万人，其中火化的仅 5000 人，有 5 万人实行土葬。

为了制止土葬风，自贡市曾采取过一些硬性措施。政府规定，职工死后，亲属要凭“火化单”才能领取抚恤金。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人家将死者尸体火化后，仍坚持把骨灰盒装入棺材入土，占地造坟。于是乎，一个新型的行业应运而生。在郊区一个叫“马吃水”的地方，近年来涌现出家家石棺个体户。

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另一种怪现象。有些人受迷信邪说的影响，将祖坟转移，渴望来世进入“天堂”。涪陵市山窝乡官桥村的退休干部杨某等人，1985 年邀约附近杨姓村民 8 人，为荣耀杨氏祖宗，请来道士安香位，把已成耕地的祖坟地圈起来，立石碑，建祖坟，顶礼膜拜。

以上事实说明，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陈腐观念。观念不改，任何强硬措施都是难以削平这些坟头的。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揭晓，我国已达 11.6 亿人。不消百年，这些人也将辞世。倘若继续实行土葬，每座坟占地按最低数 4 平方米计算，11.6 亿该占地多少？无须多久，神州大地将会坟茔满布，子孙后代将难以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存、繁衍。

“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数千年的土葬习俗，铸成了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殡葬观念。特别是汉人，一直把土葬看得太神太重。

“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人们最惧怕的结局，也是用以咒骂仇人最凶狠的言辞。

还有，村里有谁发了福，升了官，捧场的人就会说：“你家祖坟埋得好”，“你家林地风水好”。

于是，人还活着，有的就开始忙着为自己找墓地。为了选个好地方，以便福荫子孙，来世转运，有的甚至不惜重金，请“风水先生”为之相地。

这些精神枷锁把我们民族压得太久了，坑得太苦了，不卸掉行吗？无数事实表明，传统的殡葬观念不是不可改变，而是完全能够摒弃革除的。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他的骨灰没有葬入烈士陵园，而是按他的遗嘱，撒向祖国江河湖海，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典范。记得当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无数挽联中，出现过这么一副：“骨灰洒江河，看波涛涓滴都是人民泪！”伟人如周总理尚且如此，何况我辈？总理身前曾批评那些毁林者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那些乱占耕地、大造坟墓者，不也是在“造子孙孽”么？

《文汇报》1990年10月18日，报道了天津市52名已故市民的骨灰撒入滔滔渤海的消息，引起了全国数以亿计群众的称赞。人们竖着大拇指说：天津人有勇气，观念新。上海延安路居民冯维德老人，在给报社的信中写道：“我老伴的骨灰盒1991年2月即将寄存到期，我为此心里总不安定。墓葬要占国家土地，又要花费五六千元。我没有工作，子女又各有家室负担，不宜再增加他们的开销。

我赞成实行海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骨灰是撒入江河大海的，我们要向周总理学习。我百年之后，也和老伴同样处理。希望上海也能举行海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改革殡葬习俗的呼声正一天天高涨，并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

有人曾倡议平地深葬，骨灰入土植树，节约土地。这是个好办法！1989年3月18日，广州白云山脚有二百多市民和香港同胞，在庄严的葬礼进行曲中，把亲人骨灰撒进泥土，植上树。这一创举，带动了全广州市民，很快便有293人报名，愿将亲属骨灰入土植树。

其实，火葬在我国早已有之。

我国考古学家在发掘甘肃临洮县寺洼山的史前遗址时，发现一个盛有人类骨灰的灰色大陶罐；洛县西区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北宋骨灰瓦罐；福州还发现北宋元丰年间的火葬墓。

一些古籍中，也有过记载。《墨子·节葬下》中写道：“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叙述了甘肃庆阳县西南部的仪渠，早在先秦时期，那里的人民就实行了火葬。

就社会阶层而论，不仅在庶民中有人实行火葬，在皇室成员中，同样有人实行火葬。《新五代史》上这样写着：后晋皇帝石敬瑭的妻子李氏死后，她的皇儿出帝，便“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还描绘了武大郎被毒死后，他的尸体被送往“化人厂”焚烧的情况，这就足以表明在宋代火葬已有了很大发展。

《红楼梦》中，有一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丫

头晴雯，当她被驱出贾府，含恨而死之后，刻薄的王夫人闻信即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于是晴雯就被“立刻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上去了”。

从上述的记载可以看出，我国从先秦至宋、元、明、清，老祖宗早已有了火葬的风俗。自宋代以来，还出现了“化人”的专设工厂。古人既然已经为我们树起了文明的楷模，今人为什么不很好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而偏偏要死抱住落后陈腐的僵尸不放呢？

实行火葬，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也是缓解人地矛盾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大力推行！

灾难深重的成都平原

四川盆地，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历称“天府之国”。近几年，大城市、中等城市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片大片的良田被圈占、吞噬。人口剧增，土地锐减，人地矛盾日趋尖锐。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吴希海，曾在报上发表题为《保护国土，造福人民》的文章，呼吁全市人民行动起来，保护耕地。

文章指出：“土地是一种十分宝贵，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耕地，更是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吃饭和生存问题。

“据统计，1989年全市有耕地 699.8万亩，人口 908.5万，人均占有耕地仅 0.77亩，不足世界人均量的五分之

一，全国人均量的 61%。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还会继续增长，各项非农业建设也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耕地。这种人口、耕地的反向增长，必将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与整个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形势严峻啊！

在我省第一个“国土宣传月”进入高潮的时候，我访问了成都市金牛区国土局局长谢直兴。

提起保护平原沃土，这位土生土长的“老成都”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忧心忡忡地说道：“我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各种作物的生长。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又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如何理解、认识国土工作的重要性，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管理土地，以致机关、企业乱占滥用。农民有种错觉，认为土地是土改时分给他们的胜利果实，属于自己所有，于是随意支配。80年代初期，农民违法占地建私房达到了高峰，造成土地锐减。解放初期，金牛区人口 13 万，拥有耕地 37.2 万亩；现在人口增加到 50 万，而土地只有 28 万亩，人均耕地从 2.8 亩降到 0.51 亩。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建设用地猛增，10 年内，金牛区减少了 116 个生产队（组），成都市的幅员由解放初期的 17 平方公里，扩大到 77 平方公里，到本世纪末将延伸到 116 平方公里。”

他搬出大叠资料，指着已扩大数倍的规划图，图上，城市街道正向四面八方辐射。他显得有些心情沉重。他忧虑的是：土地被占用了，几十万农民将怎么办？土地一天